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一

序三十三

餞送十四

送浮屠師文暢序一首

送廖道士序一首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叅謀序一首

送溫造處士赴河陽軍序一首

送權秀才序一首

送何堅歸序一首

送王埴秀才序一首

送齊皞下第歸序一首

送牛堪登第歸序一首

送進士王含序一首

送張童子序一首

送陳密序一首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序一首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一首

送薛判官量移序一首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一首

送寧國范明府序一首 送薛存義之任序一首

送詩人廖有方序一首 送澥序一首

送李渭赴京師序一首

送浮屠文暢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
以與之游乎楊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
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暢喜為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集
所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
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集作序子解其裝得所叙詩累百

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

告集有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

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謂吾徒而來請也彼

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集作事為之盛其心必有慕焉

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

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

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

當又為集作就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人集作民之初生固若

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

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於集作過乎仁義教莫正集作大

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

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之而孰傳之耶夫鳥僂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疆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集有之字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集作溺也知而不以告人集作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廖道士序

前人

五嶽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

獨衡山為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柳之為州在嶺之上側南二字集作測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

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柳之為州又當其集無其字中州

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奇蜀本無奇字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

民生其間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沒溺於老佛之學

集作教而不出耶廖師柳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惑沒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

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游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參謀序 前人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瀝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集有食字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集作夷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集作兆也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

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其集作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

疆農不耕收集作牧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

謀宜有所主集作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疆委重焉其

何說之辭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

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集作其朋冠帶出見

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事集作李載書策問道

所由告行於嘗集作常所來往者晨則畢至張筵於上東門

外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

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一無此三字為先生別又酌而祝曰

凡士之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

祝曰使大夫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其受

佞人而外敬正士無味於諂言唯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
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抗本利於大夫而私
便其身圖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
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
各為歌詩六韻遣集作退愈為之序云

送温造處士赴河陽軍序

前人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
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
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馬苟
無留其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
也恃集作懷才能深藏而不賈集作上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

南涯曰温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
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
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
士朝取一人馬拔其尤暮取一人馬拔其尤自居守河南
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
有所可疑奚所諮而取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
嬉游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
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
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
託重而恃力者唯將與相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
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理集作治不可得也愈縻

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
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
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集作致字私怨於盡取也留守
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叙焉

送權秀才序

前人

伯樂之厩多良馬卞和之匱多美玉卓犖瓌恠集作奇之士
宜乎游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董公既平汴州天
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為軍司馬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
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
商相宣金石諧和一作聲寂寥乎短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
閱之累日而無窮焉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

或與之遊或得其文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
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
贈之

送何堅序

前人

何於集作與韓同姓為近堅以進士舉於吾為同業其在太
學也吾為博士堅為生生與博士為同道其識堅也十年
為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志不得
願而歸其可以無言耶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道於
湖南為屬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堅為民堅又賢也湖南得
道為屬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
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服楊公之令吾聞鳥有鳳者恒

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為潁川集有守字是鳥也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已

送王垣秀才序

前人

吾嘗集作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集作引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唯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耳一作有曰駢音姓名耳也姓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蓋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歿群弟子莫不有善獨孟軻集有之傳得

英華作謹避諱

其宗故吾集作余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垣示余所為文好舉

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沿河

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集作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

疾不止終不得集作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

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者猶航斷港絕潢以望

至於海也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垣之所由

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

也哉

送齊皞一作非下第序

前人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疏遠邇唯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唯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疏

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也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
於下也下之人剋已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
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
可得明而去也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離舉子之
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謂之忠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
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人之所同好焉
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人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迺忠也於
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拂志之言有內愧之名若是者俗所
謂良有司也庸受之訴集作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
人矣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
為人集作嚮道者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

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
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
私其親成於私其身以已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
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
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
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鎮南朝之碩
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
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集作枉我哉我將利吾器而
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
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既不得志矣
五字集作而曰吾未至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
既至矣

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牛堪登第歸序

前人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微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為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若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為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為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抑集作御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其門也集無也字則為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集無將字有以哉遠

衆集作俗而求識立竒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集作為大官也不為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集無其字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送進士王含秀才序

前人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恠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集作不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子集作子之操瓢與簞食曾叅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事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吾又以為

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貞觀開元之
丕績在朝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
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
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况文與行不失其集作
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
世也於其集作行姑與之飲酒

送集作張童子序

前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
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
焉州若府惣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
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

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惣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
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
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
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繇是舉者或
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
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
二字蜀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
本作者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
人之列文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繇是拜衛兵曹
之命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
出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

京師道一作 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

來及集作 鄭自朝之聞集作 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群吏集作

群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

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

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唯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

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

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

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出趙德本無出子與處也故

有以贈童子

送陳密序

前人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拜集作其

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王賜之言密將以為戒密來太學舉

明經者累年不獲其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也

三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余媿乎其言

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儀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

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

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

利不利耶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序 柳宗元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

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

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惣留府之政政是以光

京師道一作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

來及集作鄭自朝之聞集作人以及五都之伯長群吏集作

群皆厚其餼賂或作歌詩以嘉童子童子亦榮矣雖然愈

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夫少之

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唯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

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

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

公之門人也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出趙德本無出子與處也故

有以贈童子

送陳密序

前人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拜集作其

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王賜之言密將以為戒密來太學舉

明經者累年不獲其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也

三禮是習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余媿乎其言

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儀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

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

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

利不利耶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序 柳宗元

觀室者觀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則其中必端莊宏達

可居者也人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而中可居居

之者德也贊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惣留府之政政是以光

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滿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
積為義府溢為高文慤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抑抑威儀
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
求為急杜君欲辭爭臣侍徒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
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
焉集無馬字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前人

僕間歲驟遊邠疆今戎帥楊大夫時為候奄盡護群牧用
答法筆令不吐強禦下莫有逗撓陵暴而犯令者沉斷壯
勇專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鵠冠者仰
而榮之今又能旁貴文雅以符一有檄字召文士之秀者河南

獨孤密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

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帥豈濫也哉獨孤生與仲兄實集作寔

連舉進士並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俱以筆硯

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自犬戎陷河

右逼西鄙精集作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太倉之蓄

僅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論者以為天子且

復河壩故疆拓達西戎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

專弄文墨為壯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歷攬古今之變而

通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筭之宴發群謀於草集作章奏

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熟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

賦從軍之樂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切脅之伍俾其簞食壺

梁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辭令集有無字使諭蜀之書燕然之文炳列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齒牙間而榮吾子哉

送薛判官量移序

前人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怨懟忿憤列於上愬於下此恒狀也異於恒者其道宜顯薛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不感集作戚於貌不排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尤於物其有異於恒矣哉朝廷施恩澤集有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連而吏於朗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

於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前人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於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戎事而糾郡集作群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擇而之乎有禮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寧國范明府序

未本作詩序

前人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於吏部兵部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

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為奸以立威賊智以集作弄權詭竊竄易而莫有集作示其實必

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

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為宣州寧國令人咸

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

故求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有集作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

其欺偽陵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弟為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於

其僚咸悅而尚之故為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前人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

蜀本有之字 許飲食之且告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

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集無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

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噐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

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

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蜀本作寧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詩人廖有方序

前人

交州多南金珠璣瑋瑁象犀其產皆奇恠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常恠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集作道信讓以質乎中集作內而文乎外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矣是集作實亦世之所罕也

也

送解序

前人

人咸言吾宗冗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遭諸武以故衰耗武氏敗猶不能興集注有不為能二字非

尚書吏者間十數歲乃一人求貞元年吾與族兄登並為禮部屬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一有吏部二字部郎則加稠焉

又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復興乎三字集作復其興乎自吾為僂人居南鄉後之顛然出者吾

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猶集作獨得解解質厚不

諂敦朴有裕若噐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好慕甚正若墻焉必基之廣

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爲我謝而勉焉無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集作已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前人

過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况踰臨源嶺下灘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恠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爲吏噫何自苦爲集作是耶明時宗室屬予當尉畿縣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爲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于丞相益國事不求獲於集作已而已以有獲予嫉其不爲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浮屠文暢師序善爲文章

浙粹無

得所叙詩

浙粹作得所送叙詩

不免焉

浙粹作不脫焉

送王塌序原遠

浙粹作源遠

蓋孟軻

今本無蓋字

送齊皞序出藩于鎮南

京本無鎮字

校正四字補校記七十字

三月十日游北海賞牡丹入抱素書屋校完此卷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二十一 終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二

序三十四

餞送十五

送徐從事北遊序一首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一首

送獨孤申叔侍從往河東序一首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一首

送從兄侗罷選歸江淮詩序一首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一首

送僧浩初序一首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一首

送琛上人南遊序一首 送元暉師序一首

送賈山人南遊序一首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一首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一首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化觀省序一首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一首

送徐從事北遊序

柳宗元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使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都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唱集作以振動其心集作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讀

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豈集作字可以說讀為哉此篇誤編在七百十一卷今移入此

送辛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前人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歲布衣束帶借計吏而造有司者僅半孔徒之數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於孔氏高第亦再倍焉僕在京師凡九年於今其間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鄉里而後獲焉方之於釣者絲綸不屬鈎

喙甚直嗜蜀本有美餌者蜀本無而缺望獲魚之暮則善

取者皆指而笑之今辛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

之徒視子而捧腹者蓋不乏焉四字蜀本作辛生來集作

南依蠻楚專志於學為文無謬悠迂誣之談鍛鍊剪裁動

可觀采故相國齊公接禮加等常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

願遂笈典墳集作袖文章比來王都笑揖群伍文昌下大

夫上士之列見而噐異爭為鼓譽由是為聞人戰術藝之

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鈎而釣懷

美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

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傭室寓食方將適

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棧道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

曾何然吾聞焚舟而克手劒而盟者皆敗北之餘也子之

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刷壓

境之耻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邁返自固植以

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

送獨孤申叔侍從蜀本往河東序 前人

河東古吾土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

氣蓋關左文士往往仿佯臨望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褰

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

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上聲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

徒往乎温清奉引蜀本之隙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

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導志義不為富厚

而今也反是生至於晉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
太簡者慎勿以知文許之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前人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
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其風之
流者皆好學而質重遵余弟子蜀本無也廣而不肆異而
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
者也浸潤以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
五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言有異乎行者則余之棄
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其憂思故不為京師遊以取
名當世以桂之邇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賢者故洋洋
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則宜其集無其字奮翼鱗
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漸乎是行也

送從兄偁罷選歸江淮詩序

前人

伯氏自淮陽從調抵于京師冬十月牒計不至攝衽而退
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為世儀表
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
憫孟子贊之今吾遑遑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
守所不敢折其志感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洛瀟之養乏
庾金之畜逼迸無成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胃中味道
腴於舌端勉脩厥志懼不恒久子當慰我窮局之懷祛我
行役之憤博之以文發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焉宗

元再拜曰夫聞善不慕與聾瞶同見善不敬與昏瞽同知善不言與噤瘖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觀微容而敬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序集無序字編為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前人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懼祿養之緩棄去為廣州從事後佐邕

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視寒燠之宜其隙則讀書講古人所謂集作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

州為吾留信次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衍衍以相友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虜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

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雖不識於管仲其集有為道無悖亦於字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則謀之為人也其可度哉吾不智觸罪擯越楚間六年築室茨草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其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愧農夫上慙王官追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平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至於此耶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今雖集有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日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謀以信厚少言畜集作其志以周於事雖履吾跡將不至乎吾之禍蜀本作吾之所悔者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慄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僧浩初序

前人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退之又寓書罪余且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昭集作爽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亦一作有取焉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恠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而殘一作季札由余乎非所

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
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
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乎今集作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
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
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遊者非不能通其言且九爲其道
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閑安者爲多吾病世之逐
逐然唯印組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
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
水之樂有文而文之又父子咸爲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
無求則其賢於爲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爲務
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
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前人

金仙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
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
世同集作用宗奉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
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
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悅其
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
闕下御大明祕殿以問焉導揚本教頗甚稱旨京師士衆
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植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恩
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還集無此字遂無以奪由是杖錫東

顧振衣晨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通達釋教與上人為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去於是合即署之友詩以
既之退使孺子執簡而序之因繫其辭曰上人專於律行
恒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
德者歟覲于高堂視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将
心歸空無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一作議之乎古之贈禮必
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芻魯侯之贈後吳鼎今餞詩
之重皆衆集作後吳鼎也故乘芻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
禮而不敢讓焉

送琛上人南遊序

前人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

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

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道集作經之大莫極乎集作於涅槃

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

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脫略方便

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

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

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晝夜

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

為大法之為廣菩薩大士之為雄修而行之者蜀本作者之為

空蕩而無之者蜀本作者之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

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

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極也吾病世之
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乎此故爲之言

送元嵩師序

前人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
元嵩師居武陵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曠持其詩與引而
來余視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爲知而言也信矣余觀
近世之爲釋者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爲達遺蜀本情以
貴虛今元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
返其土無他集無他字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
勤而爲逸遠而爲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
恩七篇咸言由孝而極業世之蕩誕慢訑者雖爲其道而

好違其書於元嵩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嵩陶氏

子其上爲通侯爲高士爲儒流集作儒先蜀資見集作其儒

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爲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

而從吾也觀其爲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蜀本

有叙其事

送賈山人南遊序

前人

傳所謂學以爲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長京師三十三年
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祕書出入去來凡
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己
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刺柳州所見學者益稀少常以
爲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集作宣伯來與之言

遂於經書傳取諸史群子昔之爲文章者畢一作貫統言
未嘗設行未嘗恠其居室惜然不欲出門其見人蜀本
侃而肅召之仕快然不喜導之還中國視其意夷夏若均
莫取其是非曰姑爲道而已爾若然者其實爲已乎非已
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賈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
則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於匱乎
吾名逐祿貶言見疵於世余集無余字柰賈君何於其之也即
其舟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克乎已之居或躡其塗匱乎
已之虛或盈其廬孰匱孰克爲泰爲窮君子烏乎取以寧
其躬若君者之於道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

前人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
氏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
相抗又况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
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
固學者之所恠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
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爲學恢博而貫統數無以
躡其道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
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竒褻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
其趨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
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存雄者及至是邦以余道窮多憂
而嘗好斯文留三句有六日陳其大方勤以爲諭余始得

其爲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觀九疑下灘水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鶴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翹飛庶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觀省序 前人

隴西辛殆庶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纁素以班孝廉之行爲請且曰夫人殆所謂吉士也愿而信質而禮言不黷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其風流後胤英華作耽學篤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裔避端不告劬勤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焉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爲大夫良今將拜慶寧覲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于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

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今又將征

集作丞

駕省謁從容燕喜

是又可歌也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趙郡李行純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及漢書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胃歟相國馮翊王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族之休光彼生專聖人之書而趨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王將至得無脩容乎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化觀省詩序 前人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

不售於儀曹之司集無賈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詰朝將行

顧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

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脩其文雅行當承教戒於獨立之

下濬發清源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充於集作于四體之不

暇吾何敢去子恭唯相國馮翊公有大勲力盈於旂常極

人臣之尊分天子之憂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若子者生有

黼黻梁肉之美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趨其庭有

魏絳之金石焉候其門有亞夫之榮戟焉中人處之不能

無傲而子之伯仲皆脫略貴美服勤儒素退託於布衣常

帶之任如少習然故繼登上科以及於子是可舉嚴氏之

教誦乎他門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內訟撝謙如此

其何患乎賈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達者若高陽

齊據者借賦命余序引余朴不曉文故書嚴子之嘉言編

于其集作右簡竊褒貶典國本之義以贈

送蔡秀才下第歸觀序

前人

僕之始貢於京師著者卦之曰是所謂望而未覩隱而未

見矐乎遠而有榮者也今茲歲在鷄首若合於壽星其果

合也集作乎僕時悒然遲之謂其誕慢恠迂是將不然然而

僅寘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依違遷就四進而獲

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應其集作

應前定若是之彰集作章明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

戰藝之徒推為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見罷意者前定之

期殆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俟命樂天不憂者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觀承顏婆娑愉樂之暇則充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從兄偁歸江淮序東轅淮湖京本永本永本泗送弟歸江陵序謀雖

不識京本送僧浩初序通其言者諸本無送班孝廉序其門子

此下京本永本有弟字送嚴公序生有黼績永本作生而有黼績

校正九字補校記七十九字 三月初十日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二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二

序三十五

餞送十六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序一首

送常七秀才序一首 送元秀才序一首

送且盧膺秀才南遊序一首

送婁圖南秀才遊江南序一首

送苑論序一首 送侯權秀才序一首

送丘儒赴舉序一首 吉州送簡師序一首

送同年任畹歸蜀序一首

送薛處士序一首

送且盧處士謁宋丞相序一首

送候道士還太白山序一首

送小鷄山樵人序一首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序

柳宗元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蜀本無欲字以有報為志者則凡志乎

道者咸願為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

德崇功由交廣臨荆州仁我若子姓恩禮重集作備厚有賢

子為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為

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

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

念於集作于是則未嘗不盡然內傷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

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膂力之剛流

今茲始全然為人舒幹抗首文翰端麗其材足以用敢辭

而往以効於戲下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一作四年趙生

亟見視其狀專蜀本謹愿懇觀其跡温密簡靖聞其言徑

直端誠自尚書理理蜀本為荆州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蜀本

震抃起立仰目四顧不啻若自己而為之者誠宜有報知

已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為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

六翱翔千里以為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為美矣

故余繼之以辭

送常七秀才序

前人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然一本無然字雖士亦然若今

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

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
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
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
以故少不勝京兆常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
藝益工又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
為聲者歟或以常生之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
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
以告有司之過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
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况乎今集作今乎常生樂植乎內
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常
生伏其文簡其友思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

也余為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興國本者
知釋有司也

送元秀才序

前人

周乎志者窮躋不能變其操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
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元氏之子其殆庶乎言集作貌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
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仄陋無使令之僮闕交易之財
可謂窮躋矣而操愈集作逾厲志之周也才澤而清詞簡而
備工於言理長於應卒從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
當三黜之辱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之周也苟非處心
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欲退家殷墟脩志增藝懼其

沉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
器者患不得犀兕而割之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宣
其利乘其時夫何患焉磨勵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序

前人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
而飾乎外則是設機集作覆為弇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
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於是有切瑳集作琢
磨鏃礪括羽之道聖人以為重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
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遊諸
侯求給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
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履以春秋為襟帶以

圖史為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焉煌乎山龍華蟲之
采列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祿食
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詩而序云

送婁圖南秀才遊江淮

集作淮

南序 前人

僕未冠求進士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
數經及群書當時為文章若崔比部于衛尉相與稱其文
集有衆字皆曰納言曾孫也而又有是咸推讓為先登後十餘
年僕自尚書即謫來零陵覲婁君猶為白衣居無室宇出

無僮御僕深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
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飲食
馳堅良以歡集無此字歡于朋徒相賀為資相易為名有不諾

者以氣排之吾無有也不則多筋力善造請朝夕屈折於
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偷一
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勞故舍之
而遊逾江湖集作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
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行蜀本作往且求之僕聞而愈疑
往時觀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少能類婁君之文
學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
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而遁耳因為
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
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
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

下求士之詔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宣風歌德行
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之者遽而為處士吾以為非時
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
問其所以處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
謂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堯舜孔
子之道集作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
憚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憚雖夭其誰悲今將
以呼噓為食咀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
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蜀本作於其道何如也僕嘗學
集有於字儒時集作持之不得以陷於是出則窮以處則乘其
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

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前人

八年冬余與馬邑苑言揚聯貢于京師自時而後車必挂
轉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達于昭代究其文辨其勝于太
常探而討之則明韜於淳朴集作朴厚之質行浮於休顯之間
遊公卿之間質直而不犯恪謹而不懾交同列之群以誠
信聞余拜而兄之以爲執誼而固臨節不奪在兄而已是
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之缺而權擇士之柄明年春同趨
權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試觀其掉鞅于術藝之場遊刃乎
文翰之林風雨生集作交於筆札雲霞發於簡牘左右圍視
朋儕拱手甚可壯也二月丙子有司題甲乙之科揭于南

宮余與兄又聯登焉余不厚顏懷愧而陪其遊久矣夏四
月告歸荆衡拜手行邁輪移都門之轍轅指秦嶺之路方
將高堂稱慶里閭更賀曳裾峨冠榮南諸侯之邦遐登王
粲之樓高視劉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維
之阻艱帶江漢之浩蕩集有以字談笑顧盼超越千里而無倦
極也然而景熾氣煥往即南方乘陵炎雲呼吸溫風可無
敬乎慎進藥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群公追
餞于霸陵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或授首簡於余
曰子非知言揚者乎安得而默耶余書而授之一作余受而書之
編于群王之右非不知讓貴傳信焉爾

送侯權秀才序

白居易

貞元十五年秋余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爲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余中春官第旣入仕凡歷四朝才朽命剝蹇躓不暇去年各家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時子尚爲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余因從容問其官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輜則曰日削月朘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文才志氣我爾不相下今余猶小得遇子卒無成由子而言余不爲不遇爾嗟乎侯生命實爲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知我集作我知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余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送丘儒赴舉序

皇甫湜

吾居河陰丘生敲門請曰儒貴求知余謹自露願以是非賜決語其學如猗頓之富聽其音如清廟之樂觀其刻意勵行如奉商鞅之法而懼秦刑吾驚而與之遊踰年將闔其藝於洛下吾遠來集有遊字洛下喻之曰子知市乎懷具玉以之名都之肆未有不售者也挈而之三家之墅未有不爲盜困幸矣集作盜而困矣子將安寘哉京師貝才市也一人不知子也他人知子一門不容子也他門容子子謹持其所

有以往未有不成就也今子之類固少勢能移事者稀爲一不知爲一相移白變而復集作爲黑倒上而爲下吾末如之何矣生不信而試果困而見吾酌酒而賀之曰謹持貝

王以往之都市可矣曰諾乃序其行

吉州送簡師序

前人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興比於聖人豈非以其心
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
人其知三字文粹作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鳳麟類矣不猶愈於
冠儒冠服朝服或集作感溺於淫恠之說以敦彞倫者耶嗚
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于集作于字潮州浮
屠之徒集作浮屠之士歡快以拊師獨憤起訪余求序行以資適
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
者嗚呼悲夫吾絆集有而字不得侶師以馳

送同年任畹歸蜀序

沈亞之

十年新及第進士將去都乃大宴朝賢卿士與來會樂而
都中樂工倡優女子皆坐優人前贊舞百奮袖出席於是
堂上下匏吹絃簧大奏即暮旣罷生揖語亞之曰吾家世
居蜀嘗以進士得第吾少能詞其業幸余之文得稱甚光
願為我序還家之榮亞之辭謝不敏曰願無讓曰始生與
兄來舉進士得黜集作絀及綴字為便口之句歷贊其文於
公卿之門由是一歲而知名八年成都貢士生名在貢首
九年生與其兄式貢京兆京兆籍貢名生為亞首生之兄
益在列下十年禮部第士生名在甲乙如是而後歸亞之
以為相如還蜀之榮而生未後也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盖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文粹有盖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辨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歟某敢用此贈行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陸龜蒙

龜蒙讀楊雄所為書知太玄準易法言準論語晚得文中

子王先生中說又知其書與法言相類道之始塞而終通

子雲軌範集作不足當也何者子雲仕於西漢末屬莽賢

用事時皆進符命取寵雄獨默默以窮愁著書病不得免

人希至其門止一侯巴漢書從之受太玄法言而已文中

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君之業九

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集無弟子有若鉅鹿魏公

河南疑作濟南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

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于唐盡發文中子所受

之道左右其理集作文皇集作每歎曰魏徵教我功業如

此恨不使封德彞見之逮今十八聖舉其君必曰太宗舉

其相集作必曰房魏上下之心耻不及貞觀則生人受賜

足矣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之書不絕于口率弟兄耕稼以自給一旦

訪集作龜蒙曰宣中集作兵荒來人不足犬豕之食安能

遂退藏耶吾從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

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之道致君

中興是內外有德於四海也此行徒東歸也一作丞相未

升甲科時年終出弱冠龜蒙幸得參遊中以兄事之許與

膠固形於誄歌及丞相為朝鉅儒居侍從之列龜蒙江湖

邊集作病不能起一耒而耕一船而漁有文三十編有書

數千幟未嘗干東諸侯四字集作干故沒沒集作然無一

人道着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群材立清廟丈人

乘間宴語幽仄試丞相意復念以小謝集作城北秋霖聲

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耶因丈人之行叙房魏得王佐之

道丞相追貞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

為送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前人

侯生嘗舉進士名彤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自云

再貢於有司藝不中度輒得黜齟齬不與世合去入老子

法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雄州西南梁州之地

苦寒霜雪恒積雖夏五六月赫日在上群峯若焚我獨皓

然玉竦巖壁澗壑之木不數百集作年不能為材及其堅

良又不與他等居集作乘是氣皆壽而不衰况集作養生

者耶吾今南遊天台既將復而老焉余曰夫物命乎天者人不能有存乎人者天不能奪推其氣則謂集作之一考

其命則有懸絕不類者焉余曰噫集無三字居恒寒之地而不

夭者吾不信也居恒燠之地而不壽者吾不信也信其集作

乎命乎天者人不能有而已矣傳曰仁者壽則恒寒之地

不仁者夭而死矣恒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苟恒寒之地

壽其不仁者恒燠之地夭其仁者是寒燠為不祥之氣又

何以佐天地之生植乎哉如此則居寒而壽居燠而夭吾

益不信也信其集作存乎人者天不能奪而已矣或曰仁

者壽不仁者亦壽不仁者夭仁者亦夭吾又不知命乎天

存乎人果可信乎未也無乃自壽自夭自仁自不仁耶天

不能與之集無之字又安能奪也集作行集作矣子姑務乎仁

無以山寒自欺則吾亦信子之集作而之壽矣

送小鷄山樵人序

前人

小鷄山在震澤西出吳胥門背朝日行四十里得野步市

曰光福光福西五里得土山山土多石寡無大林木率生

小櫟樸檉皆新材直吳之麤此為助焉連延廣袤不一其

主為書畫疆界一作以相授自家至麓凡二百弓東北倍

高而加半焉余所置多少如此余家大小之口二十月費

米十斛飯成理魚菽葷十斛一作薪然後已四時賓祭沐

浴澣濯疾病湯藥粥糜一作在外歲入五千束足矣其掌

而供事者顧及小鷄之樵也乾符六年春弗雨夏支流

將絕八月暴雨而巨艦可實而行之矣九月朔方置薪二百五十於門召而責之曰吾一夏來撤敗屋拔庭草以炊雨之明日望爾來矣何數蕪而至晚得非赭吾山而為汝之利耶吾一作老而欺如名惡何及英華作反字笑曰吾年餘八十矣元和之中一無之字嘗從吏部遊京師人言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當時江南之賦已重矣殆今盈六十年賦數倍於前不足之聲聞於天下得非專地者之欺甚乎吾有丈夫子五人諸孫亦有丁壯者自盜興以來百役皆在亡無所容又水旱更害吾稼未即死不忍見兒孫寒餒之色雖盡售小鷄之木不足以濡吾家况一作矧偷乎今子一煬竈不給而責吾之深吾將欲移其責於天下之守則吾死不恨矣余嘆之曰汝之信也然當發於余汝姑歸與之酒繼之以歌云

長其舩兮利其斧輸其薪兮勿予侮田予登兮穀予庾突晨烟兮蓬縷縷窓有明兮編有古飽而安兮惟編是伍時不用兮吾無撫汝

一作皆唐文粹

送京本作代書送侯權序問其官京本作宦嘆乎京本作嗟乎送豆盧處士序所受之道京本作所授之道宣中京本作吳中丞相未升甲科此上京本有皆字送樵人序十解發本作十策逢縷縷發本作起逢縷

校四二十一字補校記八十一字 三月初十日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三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四

序三十六

贈

贈陳八秀才赴舉序一首

贈復州崔使君序一首 贈孫生序一首

別

秋晚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一首

別盧主簿序一首 春夜桑泉別少府序一首

秋夜於綿衣群官席別薛^昇升華序一首

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一首

別李八騎曹序一首

夏初別宋少府之豐城序一首

別冀侍御崔司議序一首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一首

別常侍御使蜀序一首 禹廟別常士曹序一首

卧病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贈別序一首

別韓方源序一首 別王佐卿序一首

別崔曼序一首

贈

贈集作陳八秀才赴舉序

歐陽詹

諸侯歲貢俊秀集作於天子故陳侯今年有觀光之舉白

露肅物青天始高雲廻鴻磐集作言遵求途吾觀夫雄心

銳志將領能事則夷山堙谷不盡其心力何東堂一枝南

荆一片足塵土集無其慮耶勉哉陳侯有其才奏其試知

有成矣

贈復州崔使君序

韓愈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

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樂其集作心則一境之人喜

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

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

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蜀本作於縣吏乎能自辨

於縣吏者鮮矣况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

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恒水旱疫癘集作之

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二字杭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

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
連帥則于公愈以為崔公集作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
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
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遊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
也於是乎言

贈集作送孫生序

皇甫湜

浮圖之法入中國六百年天下胥而化其所崇奉乃公卿
大夫野益荒人益饑教益頽天下將無而始渾然自上下
安之若性命固然也孫生天與之覺獨曉然於厚夜聰然
於大醉發憤著書攻而指斥之其詞委備痛入肝血乃忘
力之不足以死為斷庶幾萬一悟主救人者嗚呼不得古
人而與之必也生乎遂集作道非除肉刑一女言也能移高山
一翁願也彼髡褐雖翳地其無足憂乎西江之涯值生盡
出其說以為贊集作摯而見余余既悲異之乃約其言
別

秋晚入洛於畢公宅別道王宴序 王勃

下官才不曠俗寵一作識不動時充皇一作帝王之萬姓預乾

坤之一物早師周禮偶愛儒一作愛神宗晚讀老莊動諧真性

進非干物自踈一作跡朝市之機退不邀榮誰識王侯之貴

散琴樽於北阜喜耕鑿於東陂野老披荷暫辭幽澗山人

賣藥忽至神州驚帝室之威靈備皇居之壯麗朝遊魏闕

見軒冕於南宮暮宿靈臺聞絃歌於北里交情獨放已厭

人間野性時違

一作

少留都下道王以天孫之重分曲阜

之新基畢公以帝室之華擁平陽之舊館迹塵鍾鼎思在

江湖居榮命於中朝接風期於下走綠滕朱紱且混以蘿

裳列榭崇軒坐均於蓬戶賓主由其莫辨語默於是同歸

終太王之樂善備將軍之挹容是日也雲繁雨驟氣爽風

馳高秋九月王畿千里高荷向術似元禮之龍門甲第臨

衢有當時之驛騎英王入座牢醴

一作

還陳高士臨筵樵

蘇不爨是非雙遣自然天地之間榮賤兩忘何必山林之

下玄談清論泉石縱橫雄筆壯詞煙霞照灼既而神馳象

外宴洽寰中白露下而南亭虛蒼烟生而北林晚鷄鷓始

望不及牲牢麋鹿長懷非忘林藪先生負局倦城市之塵

埃遊子橫琴憶汀州之杜若况乎迹不皆遂時不再來屬

宸駕之方旋值群公之畢從洛城風景此會無期戚里

一作嶺笙竽浮驪易盡仰雲霞而道意捨塵事而論心夏仲御

之浮舟願乘春水張季鷹之命駕思動秋風策藜杖而非

遙勅

一作

柴車之有日青溪數曲幽人長徃白雲萬里帝

鄉難見安貞抱朴已甘心於下走全忠履道是所望於群

公倘心迹克諧去留咸遂廟堂多暇返身滄海之隅軒冕

所辭廻首箕山之路尋赤松而見及泛黃菊以相從雖源

水桃花時時失路而幽山桂樹徃徃逢人庶公子之來遊

幸王孫之畢至茅君待客有有金壇王烈迎賓還開石架

惟恐一丘風月侶山水而忘年三徑蓬蒿待公卿之來日

一作公

文苑英華卷一百一十五 雜詩 蘇軾

對光陽之易晚惜雲霧之難披群公鄴縣鳧飛入朝廷而
不出下走遼川鶴去謝城闕而依然敢抒重襟爰踈短引
式命離前之筆希存別後之資凡我故人其辭云爾

別盧主簿序

前人

林慮主簿清靈士也達于藝明乎道詮柱下之理駁河上
之義撮其綱統成其卷軸吾儕服其精博時議稱其典要
可謂賢人師古一作古言老氏不死矣夫靈芝既秀蘭蕙同薰
仙鳳于飛鸞鸞舞真何則物類之相感也况乎同得此義
目擊道存此僕所以望風投欵披襟請益展轉於寤寐殷
勤于左右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然變動之不居
乃聚散之恒理琴樽暫離一作會山川有別惟高明之捧檄

爲吾人之解帶王事靡盬良時易失盍陳雅志各叙幽懷
人賦一言同疏四韻云爾

春夜桑泉別少府序

前人

下官以窮途萬里動脂轄以長驅王公以傾錢百壺別芳
筵而促興是以青陽半序明月中宵離亭擁花草之芳別
館積琴歌之思去留歡盡動息悲來惜投分之幾何恨知
音之忽聞他鄉握手自傷開塞之春異縣分襟意切悽惶
之路既而星河漸落煙霧仍開高林靜而霜鳥飛長路曉
而征騶動含情不拜空佇聽於南昌揮涕無言請投文於
西候因探一字四韻成篇

秋夜於綿州群官席別薛昇華序 前人

夫神明所貴者道也天地所寶者才也故雖陰陽同功宇
宙勦力山川崩騰以作氣星象磊落以降精終不能五百
年而生兩賢也故曰才難不其然乎今之群公並受奇彩
各杖異氣或江海其量或林泉其識或簪裾其跡或雲漢
其志不可雙得也今並集此矣豈英靈之道長而造化之
功倍乎然僕之區區常以為人之百年猶如一瞬非不知
風月不足懷也琴樽不足戀也事有切而未能忘情有深
而未能遣故僕射群公相知非不深也相期一作愛非不厚
也然義有四海之重而無同方之感分有一面之深而非
累葉之契故與夫昇華者其異乎嗟乎積潘陽之遠好同
河汾之靈液目置良友相依窮路是月秋也于時夕也他

爾爾鄉怨而白露寒故人去而青山迥不其悲乎盍各賦詩云

還冀州別洛下知己序

前人

東西南北丘也何從寒暑陰陽時哉不與河陽古樹無復
殘花合浦寒煙空驚墜葉王生賣藥一作入天子之中都
夏統乘舟屬群公之大會風煙匝地車馬如龍鍾鼓沸天
美人似玉芳筵交映旁徽一作豹象之胎華饌重開直報
疑蛟龍之髓季鷹之思吳命駕果為秋風伯鸞之適越登
山以求淥水辭故友謝時人登鄂坂而迂迴入邛山而北
走何年風月三山滄海之春何處風花一曲青溪之路賓
鴻逐暖孤飛萬里之中仙鶴隨雲一作直去千年之後悲

夫光陰難再子卿殷勤於少卿風景不殊趙北相望於洛北鴛鴦雅什俱為贈別之資鸚鵡奇杯共盡忘憂之酒

贈李八騎曹序

駱賓王

夫人生百齡促膝是忘言之契丈夫四海交頤非贈別之資然而想山川之遞送歸將遠惜歲華之不待行樂無時是用輟征騶以少留敞離亭之集作而多暇山芳襲吹坐疑蘭室之中水樹含春宛似楓江之上加以御溝新溜近入離絃賓館餘花遙催別酒既而榮波東注灞岸南登綠蟻空集作傾而高宴終金烏落而離言促雖相思有贈終結想於華滋而素賞無睽蓋申情於麗藻人為四韻各賦一言

夏初餞宋三少府之豐城序

前人

黯然銷魂者豈非生離之恨歟况帝里天津槐衢分黑龍之水巴陵地道楓江遙集作連白馬之門親友徘徊締歡言於促膝故人樽酒掩離涕於交頤于時晚吹吟桐疑奏離別之曲輕秋入麥一作夜似驚摧落之情白日將頽青山行暮想姑蘇之地夕露霑衣望吳會之郊斷雲集作風飄蓋嗟乎岐路是他鄉之恨溝水非明日之歡雖集無此字玉斗臨吳太阿之氣可識金陵昔楚小山之路行遙蓋各賦詩式昭離緒云爾集無此二字

別冀侍御崔司議序

陳子昂

朝廷歡娛山林幽晦集作毒思魏闕寬已九飛飲岷江情復

三樂進不忘匡救於國退不慙無聞集作在林冀侍御崔

司議至公至平許我以語默於是矣夫達則以公濟天下

窮則以大道理身嗟乎子昂豈敢負古人哉蜀國酒醕無

以娛客至於挾清琴集作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極目可

以散孤憤可以遊太清為一世之逸人寄千里之道友吾

欲不謝於崔冀二公矣所恨酒未醉琴方清王事靡盬驛

騎遄遠集作不盡平原十日之飲又謝叔度累日之歡雲

山悠悠嘆不及也載想房陸畢子為軒冕之人不知蜀山

有雲巴水可涉集作睽闊良會我心愜然請以此酣寄謝

諸子為巴山別引也陳子昂醉詞曰有道君匡國無悶予

在林白雲峨嵎上歲晚來相尋二十字英華作王仲烈知吾此情示之可笑

別集作中嶽二三真人序

前人

夫愛名山歌長徃世有之矣文粹有若夫二字放身宵嶺宴景雪

林卑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

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人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

跡金壇鳳簫文粹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水慨撫

膺嘆息文粹常謂煙駕不逢羽人長徃去囂世走青雲

登王女之峯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集作和霓裳

耿然真壑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翁玄默洞

天賈上士幽棲牝谷王笙吟文粹鳳雛裝集作駐鶴方且

迷軒轅之駕期汗漫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實欲執青

節從白蜺陪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

文苑英華

其焉文粹豈知瓊都命淺金格文粹道微攀倒景而迷途

顧中峯而失路塵縈俗累復泪吾和仙人真侶求幽靈契

翳青芝而延佇遙會何期結丹桂集作而徘徊遠心空絕

紫烟去黃庭極仰寥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

白頭名利之交咄咄誰差玄運盛衰之感始知楊朱岐路

墨翟文粹素絲常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

慟可以悲古入之心吾今得之也文粹

別常侍御使蜀序

張九齡

子之友曰常侯始以才進中而遇坎自廷尉評為益州刺

史行欲美也玉蘊集作而山輝善無小也鶴鳴而天聽俄

自謫官假其察視奮飛泥蟠皇華原隲為持斧之使集作

受負弩之禮非其明義清節高邁卓絕時輩所羨朝議推

多亦焉得利其往蹇而振其廢滯而今而後予有以見舉

德之輜為神之介雖不本於利而終享其實者有矣夫火

中暑徂使車云邁心同道合旨酒有饒或席次林藪集作

或觴臨郊岐風流相從日夕以繼者於若人如此其厚也

愈以為無欲而自致常子之謂道有善而不揚朋友之為

過然則今之所至莫善於詩盍賦一章以美吾友故有所

作也

禹廟別常士曹序

孫逖

世稱命祠者禹廟之謂矣初少康以一旅之衆復禹之績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立祠制位茲其始也炳靈不測潛德

集作友朋

有乎東南方風土它不祇若故自班白至于童幼駿奔走執
邊豆相望道路歲無虛日郡掾常公諸侯之良也掄才慮
行秉秀騰實清明在躬造次於是夫率人以歛邦賦之重
簡才備行郡事之急撰功底績者非常公而誰詩曰鴻鴈
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常公有焉練日明發
沐芳祠宇邀祝史以陳信宴朋徒而寵行川澤紆餘焚棟
膠葛天與澄霽神助幽陰萬像皆清百籟非俗蓄洞澤以
東匯亘連岡而南指嵐氣沉沉陽景不入神光爛爛陰堂
自明吁其駭人也常公乃拊瓊芳酌玄酒倚余棹兮中洲
君不行兮夷猶令洞庭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要言旣招
神具斯醉宴樂愷悌初自明而達幽景福興作終出無而
入有祭典不曠王事其勤餽羈繼之徒旅想京闕之雲物

東園有洛西河惟雍歷金門觀象闕則知聲明之盛也登
鄠杜躋峻函則知形勝之美也詩人所以適樂國君子所
以操土風及君此行二者備矣則偃僂下土爵湮一作外

邦者尚有何言哉凡我同人賦詩贈別云

卧疾舟中相里范二侍御先行贈別序 李華

華與二賢早相得借脩君子之儒而獨無成借勵人臣之
道而獨失節借遇文明之運而獨衰病天寶中奉詔廉軍
政北至朔垂駐車山陰辱司徒公太尉公一時盼之恩先時
爲伊闕尉忝相公尚書約子孫之契不幸孤負所知虧頓
受汙流落江湖于今六年大明升於陽谷幽蟄附於光輝

一作元惡掃除太階如砥天下衣冠謂華為相府故人詔
書隻下促華赴職稽首震惶恨無毛羽左司員外郎張公
侍御史相里公殿中侍御史張公監察御史范公嚴公望
高職雄持斧登車江湖霜清道路風起華也潦倒龍鍾百
疾叢體衣無完帛器無兼蔬以妻子為僮僕以笠履為車
服並輟無由呻吟舟中大別之陽有焯龜之父操著之老
華請占命之厚薄乃裹龜囊著而言曰三靈人為宗則人
過於著龜也耳目主於心則心過於視聽也足下被儒者
之服讀先聖之書與身消息足知性命胡為而煩予予之
二物不足占足下華病不能拜拳拳扣額一作頭敬承先生
况服勤西方之教又齊生死之域言其外者則儒不成矣

與匹夫同敗名節矣與墨黜黜同既衰病矣與廢疾同雖
率危僊匍匐顛沛君父含弘宰政不遺適為朝廷之穢相
府之羞也又安得恃為故人哉其內者則大師微旨幸遊
其藩甘露灌注於心源寶月照明於眼界無待之分可與
進矣負薪之憂忍不為言江亭憑檻平視漢臯武昌柳暗
湓城花發一榮一枯有懽有感離別之念又焉得不悲乎
四言詩雅之遺也以賦雅士蓋以雅為贈乎則知車馬佩
玉之多反為末也病夫李華序

別韓方源序

元結

昔元次山與韓方源別于商餘約不終歲復相見於此山
忽八年於今始獲相見悲懽之至言可極耶次山與方源

昔年俱順於山谷全然之意今方源得如其心次山汗在
集作 冠冕次山一顧方源再之慙羞時復引酒求其安我
今方源欲安家肥陽次山方理兵九江相醉相離一作相
不必如昔年之約此情豈易然者耶乙未之前次山有元
子乙未之後次山有猗珩子戊戌中次山有浪說悉贈方
源庶方源見次山之意

別王佐卿序

前人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
五時次山頃日二字集浪遊吳中佐卿頃日集作去西蜀
對酒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
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

去萬里欲強笑別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河崔異與
次山住者有彭城劉灣相醉集作相留幾日江畔主人鄂
州刺史常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余為序以送遠云

別崔曼序

前人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世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紛人
間博陵崔曼惑叟所為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會潭州都督
張正言薦曼為蜀邑長將行叟謂曰叟異時乃山林之集
字一病民耳宜不相罔行矣勿惑吾子有才業且明辨又
方年少必能樹勳庸垂名聲若求先達賢異能相拔拭正
在張公張公徃年在西域主人能用其一言遂開境千里
威振絕域寵榮當世集無此公徃在淮南逡巡指麾萬夫

風從遭逢猜疑弛而不為今海內兵革未息張公必為時
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宜緩步富貴從容謀畫少節酒平
氣槩耳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此下所江本有時龍集
乙未十月二十日十一字
別韋侍御序今之所至
關本
作志

校正三十字補校記四十一字三月十一日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四

文苑英華卷第七百三十五

序三十七

雜序一

帝範序一首

大唐三藏聖教序一首

律疏序一首

春秋正義序一首

臣範序一首

黃帝八十一難經序一首

山亭興序一首

山亭思友序一首

春夜令狐正字田子過弊廬序一首

帝範序

唐太宗文皇帝

朕聞大德曰生大寶曰位辨其上下樹其君臣所以撫育
黎元陶鈞庶類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曆數
在躬安可以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是以翠鳩薦陶唐之德

玄圭錫大禹之功丹字呈祥周開七百之祚素靈表瑞漢
啓重華之基由此觀之帝王之業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
爭者矣昔隋季版蕩海內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當經綸
之會斬靈蛇而定王業啓金鏡而握天樞然由五嶽含氣
三光戢耀豺狼尚梗風塵未定余以弱冠之年懷慷慨之
志思靖大難以濟蒼生躬擐甲冑親當矢石夕對以魚麗
之陣朝臨以鶴翼之圍敵無大而不摧兵無堅而不破剪
長鯨而清四海掃摠搶而廓八紘既承佑天潢澄清璇極
襲重光之永業繼寶籙之隆基戰戰兢兢若臨深而馭朽
日慎一日冀善始而令終汝以幼年偏鍾慈愛義方多闕
庭訓有乖擢自維城之居屬以少年之位未辨君臣之禮

年應作陽

節不知稼穡之艱難余每思此為憂未嘗不廢寢忘食今
自軒昊以降迄于周隋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與
亡治亂其道煥然一作焉所以披鏡前蹤博採史籍聚其要
言以為近誠云爾

大唐三藏聖教序

同前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
是以窺天鑒地庸愚皆識其端明陽洞陰一作明賢哲罕
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
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
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
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

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
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疑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
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校其旨趣能無疑
惑者哉然大教之典基乎西土騰漢庭而佇夢照東域而
流慈昔者分流一作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常現常隱
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
不鏡三千之光麗象開圖空瑞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
極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
莫能一其旨歸典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有之論
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大法師
者沙門之領袖也幼懷真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

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
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
而無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玄門慨深文之訛
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
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
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
暑躡霜露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遠一作達周遊西宇十

一作雨

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殫風鹿苑驚
峯瞻竒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願妙門精
窮奧典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
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

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灑注一作法雨於東垂

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雲宅一作之乾燄共拔

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昇

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高嶺雲霞一作露一作方得泫其

花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汙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真

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潔一作則濁類不

能沾夫卉本無知猶資善而成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

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

而可久一作永大一作 一作皆石本

律疏序

長孫無忌

議曰夫三才肇位萬象元分稟氣含靈人為稱首莫不憑

黎元而樹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其有情恣庸愚識沉饒

戾大則亂其區斷小則廢其品式不立制度則未之前聞

故曰以刑止刑以殺止殺刑罰不可弛於國咎筆不得廢

於家時遇澆淳用有衆寡於是結繩啓路盈坎流源輕刑

明威大禮崇敬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觀雷電而制威刑

觀秋霜而有肅殺懲其已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微纒而存

乎博愛蓋聖王不獲已而用之古者大刑用甲兵其次用

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鑕鑿薄刑用鞭朴其所由來亦

以尚矣昔白龍白雲則伏羲軒轅之代西火西水則炎帝

共工之年鷓鴣筮賓於少皞金正策一作名於顓頊咸有

天秩典司刑一作憲大道之化擊壤無違迨乎唐虞化行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事簡之代議刑以定其罪畫象以愧其心所有條貫良多
簡畧年代浸遠不可得而詳焉堯舜時理官則謂之為士
而臯陶為之其法畧存而徃徃概見則風俗通所云臯陶
謨虞造律是也律者銓法也易曰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
義故銓量輕重依義制律尚書之大傳曰丕天之大理注
云奉天之法法亦律也謂之為律昔者聖人制作謂之為
經傳師所說則謂之為傳此則丘明子夏於春秋禮經作
傳是也近代以來兼經注而明之則謂之為義疏疏之為
字本以疏闕疏遠立名又廣雅云疏者識也案疏訓識則
書疏記識之道存焉史記云後主所是疏為令前主所是
疏為律漢書云削牘為疏故云疏也昔者三王始用肉刑

一無
之字

一作
四

刑三千條周禮司刑掌五刑其屬二千五百穆王度時制
法五刑之屬三千周衰刑重戰國異制魏文侯師於李悝
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賦法三囚法四捕請
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經為律漢相蕭何更加
李悝所造戶興廐三篇謂之九章之律魏因漢律為一十
八篇改漢具律為刑名第一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為二
十篇於魏刑名律中分為法例律宋齊梁及後魏因而不
改爰至北齊併刑名法律為名例後周復為刑名隋因北
齊更為例唐由於隋相承不改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
刑之體例名訓為命例訓為比命諸篇之刑名比諸篇之

法例但名因罪立事由犯生命名即刑應比例即事表故以名例為首篇第者訓居訓次則次第之義可得言矣一者太極之氣承三為一黃鍾之數所生焉名冠十二篇之首故云名例第一大唐皇帝以上聖疑圖英聲嗣武潤春雲於品物緩秋官於黎庶今之典憲前聖規模章程靡失鴻纖備舉而刑憲之司報行殊異大理當其死坐刑部處以流刑一州斷以徒一年一縣將為杖罰不有解釋觸塗睽誤皇帝彛憲在懷納隍興軫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猶昏曉陽和相湏而成者也是以降綸言於台鉉揮折簡於髦彥爰造律疏大明典式遠則皇王妙旨近則蕭賈遺文綠波討源自枝窮葉臻甄表寬大裁成簡久

譽權衡之知輕重規矩之得方員邁彼三章同符畫一者矣

春秋正義序

孔穎達

夫春秋者記人君動作之務是左氏史一作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理萬物四時序則王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為之務可不慎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慎一作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為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彰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紀綿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

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
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
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夫子內蘊一作韞大聖逢時若
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
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嘆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
救於已往亦一作糞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擬周經
以正褒貶則一無則字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
異蕭斧之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自一作人勸實求世
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
德既興儒風不絕一作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
咸劉詔詔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一有之各為詁訓

沈文應作沈文阿
何休疑衍

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履將絲綜麻方
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為左氏集解傳取丘明
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
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為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于
今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何休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
粗可於經傳極踈蘇氏則全不體本文唯傍一作旁攻賈服
使後進之學一作後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為翹
楚然聰惠辨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
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
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
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甚非其理一作非其理也雖規

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於在其後按

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却缺稱人時

一作者未為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殺戰同案殺戰在堊

晉文公之前何得云背殞一作喪用師一作兵以微一作賤者告

箕戰在堊晉文公之後非有一作非事背殞一作喪用師一作兵何

得云與殺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省覽一作勘省

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却庶其以漆間丘

來奔公以一作以公姑姑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

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

子公衡為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

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兒年一作公如此則於時成

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公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

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况其餘錯亂

良可悲矣然此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勅刪定擬以為本

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時申短見雖課率

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散一作請大夫守國子博士臣谷

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其

恭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脩疏人及朝請一作散大夫行

太常一作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

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

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都尉一無臣隨德素等

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

京本
作特

學者以裨萬一焉

一作皆本文

臣範序

天后

蓋聞惟天著象品物同於昭臨惟地含章群生等於亭育
顧以庸昧忝位坤元思齊厚載之仁式罄普覃之惠廼內
廼外思養之志靡殊惟子惟臣慈誘之情無隔願申殫懇
上翊紫機爰洎衆僚聿匡玄化伏以天皇明逾睿哲志切
旁求簪裾總川岳之靈珩珮聚星辰之秀群英蒞職衆彥
分司足以廣扇淳風長隆寶祚但母之於子慈愛特存雖
復已積忠良猶且更垂勸勵昔文伯旣達仍加喻軸之言
孟軻已賢更益斷機之誨良以情隆撫字心欲助成比者
太子及王已選脩身之訓群公列辟未敷忠告之規近以

辰辰遊心文府聊因煇管用寫虛襟故綴序所聞以爲臣
範一部想周朝之十亂爰著十章思殷室之兩臣分爲兩
卷所以發揮元行鎔範身心爲事上之軌模作人臣之繩
準若乃遐想綿載耿鑒前脩莫不元首居尊股肱宣力資
棟梁而成大厦憑舟楫以濟巨川唱和相依同功共體然
則君親旣立忠孝形焉奉國奉家率由之道寧二事君事
父資敬之途斯一臣主之義其至矣哉休戚是均可不深
鑒夫麗容雖麗猶待鏡以端形明德雖明終假言而藥石
今故以茲所撰普錫具僚誠非筆削之公貴用裨道之益
何則正言斯重玄珠比而尚輕選語爲珠蒼壁喻而非寶
是知贈人以賄者唯申即日之歡贈人以言者能致終身

之福若使佩茲箴戒同彼常弦脩已必顧其規立行每觀其則自然榮隨歲積慶與時新家將國而共安下與上而俱泰察微之士宜所三思庶照鄙識敬終高德凡諸章目列之後云

黃帝八十一難經云

王勃

黃帝八十一難經是醫經之秘錄也昔者岐伯以授黃帝黃帝歷九師以授伊尹伊尹以授湯湯歷六師以授太公太公授文王文王歷九師以授醫和醫和歷六師以授秦越人秦越人始定立章句歷九師以授華佗華佗歷六師以授黃公黃公以授曹夫子夫子諱元字真道自云京兆人也蓋授黃公之術洞明醫道至能遙望氣色徹視腑臟

洗腸剗胃之術徃徃行焉浮沉人間莫有知者勃養於慈父之手每承過庭之訓曰人子不知醫古人以為不孝因竊求良師陰訪其道以大唐龍朔元年歲次庚申冬至後甲子予遇夫子於長安撫勃曰無欲也勃再拜稽首遂歸心焉雖父伯兄弟不能知也蓋授周易章句及黃帝素問難經乃知三才六甲之事明堂玉匱之數十五月而畢將別謂勃曰陰陽之道不可妄宣也針石之道不可妄傳也無徃狂以自彰當陰沉以自深也勃受命伏習五年于茲矣有升堂觀奧之心焉近復鑽仰太虛導引元氣覺滓穢都絕精明相保方欲坐守神仙棄置流俗噫蒼生可以救耶斯文可以存耶昔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

言非以徇名也將以濟人也謹錄師訓編附聖經庶將來君子有以待其用心也

山亭興序

前人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即去深山大澤龍蛇爲得性之場廣漢巨川珠貝是有殊之地豈徒茂林脩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下官天性任真直言淳朴拙容陋質耿少之丈夫蹇步窮途坎壈之君子文史足用不讀非道之書氣調不羈未被可人之目潁川人物有荀家兄弟之風漢代英奇守陳氏門宗之德樂天知命一十九年負笈從師二千餘里有弘農公者日下無雙風流第一仁崖知宇照臨明日月之輝廣度冲襟磊落壓

坤之氣王夷甫之瑤林瓊樹直出風塵稽叔夜之龍章鳳姿混同人野雄談逸辯吐滿腹之精神達學奇才抱填胷之文籍簪裾見屈輕脫履於西陽山水來遊重橫琴於南澗百年奇表開壯志於高明千里心期得神交於下走山人對興即是桃花之源隱士相逢不異菖蒲之澗黃精野饌赤石神脂玉案金盤徵石髓於蛟龍之窟山樽野酌求玉液於蓬萊之峯溪橫燕尾巖豎龍頭鍛野老之真珠掛幽人之明鏡山腰半折溜王烈之香膏洞口橫開滴嚴遵之芳乳藤牽赤絮南方之物產可知粉漬青田外域之謠風在卽人高調遠地爽氣清抱玉策而登高出瓊林而更遠漢家二百所之都郭宮殿平看秦樹四十郡之封畿山

河坐見班孟堅騁兩京雄筆以爲天地之奧區張平子奮
一代宏才以爲帝王之神麗珠城隱隱闌干象北斗之宮
清渭澄澄滉漾即天河之水長松茂栢鑱宇宙而頓風雲
大壑橫溪吐江河而懸日月鳳凰神岳起烟霧而當軒鸚
鵡春泉雜風花而蒲谷望平原蔭藂薄山情放曠即滄浪
之水清野氣蕭條即崆峒之人智搖頭坐唱頓足起舞風
塵灑落直上天池九萬里丘墟雄壯傍吞少華五千仞裁
二儀爲輿蓋倚八荒爲戶牖榮者吾不知其榮美者吾不
知其美下官以詞峯直上振筆札而前驅高明以翰苑橫
開列文章於後殿情興未已即令樽中酒空彩筆未窮須
使山中兔盡

山亭思友人序

前人

高與之後中宵起觀舉目四望風寒月清鄰人張氏有山
亭焉洞壑橫分竒峯直上鬱然有造化之功矣嗟乎大丈
夫荷帝王之雨露對清平之日月文章可以經緯天地器
局可以畜洩江河七星可以氣衝八風可以調合獨行萬
里覺天地之崆峒高枕百年見生靈之齷齪雖俗人不識
下士徒輕顧視天下亦可以敝疑寰中之一半矣惜乎此
山有月此地無人清風入琴黃雲對酒雖形骸真性得禮
樂於身中而宇宙神交卷烟霞於物表至若開闢翰苑掃
蕩文場得宮商之正律受山川之傑氣雖陸平原曹子建
足可以車載斗量謝靈運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思飛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情逸風雲坐宅於筆端興洽神清日月自安於調下云爾

春夜令狐正字田子過弊廬序 宋之問

田二官考室潁陽令狐九閑居渭溪徵君太守世業相親
洛邑秦京道遊非遠春山採藥揖二子之高蹤夜月廻車
入故人之窮巷闢書幌卷琴帷綠竹一叢清風三尺幽吟
所托遊仙招隱之詩嘉話伊何丹丘白雲之事榮枯未薦
飽我以老氏之言舉白無譁醉余以胡丘之說池塘潤於
時雨衣中漸於和氣蘭欲芳而逼人林將曙而催鳥嗟乎
語默恒理聚散何常請揮翰寫心用旌厥事使高高洞裏
記茲夕之當歌太白巖中念今宵之秉燭共編四韻貽諸
好事云 校正六十字 三月十一日

卷終

集作焚
枯來薦

集作
援